

纪念辛亥革命元勋陈炯明先生诞辰135周年

陈炯明学术研究文集

专辑（一）



主编：陈介仁 审编：林忠佳 执行编辑：陈治赠 叶良方

陈炯明学术研究文集（专辑）编纂委员会 编

二〇一三年九月

纪念辛亥革命元勋陈炯明先生诞辰135周年

陈炯明学术研究文集

专辑（一）

主编：陈介仁 审编：陈忠佳 执行编辑：陈治赠 叶良方

陈炯明学术研究文集（专辑）编纂委员会 编

二〇一三年九月



陈炯明造像—陈孝能

《陈炯明学术研究文集》（专辑）编纂委员会顾问：

林忠佳 陈朗星 王万然 欧玉阳 陈赛枝

《陈炯明学术研究文集》（专辑）编纂委员会成员：

陈介仁 陈治赠 叶良方 梁水良 陈福如 陈北涛 林松荃

策 划 / 主 编：陈介仁

执行编辑：陈治赠 叶良方

审编：林忠佳

校对：陈福如 陈北涛 林松荃

版面设计：陈 彬

特别鸣谢：

《陈炯明学术研究文集》（专辑）由陈介仁先生赞助编印

海丰县仁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丰县仁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995年成立以来，公司全体员工在董事长陈介仁先生的带领下，奋力拼搏、奋发图强使公司逐步发展。现已成为一个拥有建筑业、房地产开发、水果综合批发市场，莲花山茶庄，“三高农业”种养场，以及集餐饮、娱乐、旅游为一体的青年公园和十二年一贯制的仁荣中学、仁荣学校、仁荣博物馆、仁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仁荣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仁荣龙舟队等经济和文化、教育产业，公司员工1200多人



青年公园-仁荣大酒店

汕尾市仁荣中学简介

仁荣中学是由汕尾市海丰县仁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介仁先生本着回报社会的宗旨，于1999年秋季经汕尾市教育局批准创办的全日制完全中学。学校占地7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8000平方米，目前累计投入资金2亿元。全校现有初、高中60个教学班，在校学生3000多人，教职工250多名。学校始终践行“扶贫

助学”的社会责任，平均每年拿出专项经费400万元用于扶助600名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受惠学生累计超过3000人，资助金额超过5000万元。学校环境优美，办学基础雄厚，教学条件优越，有满足现代化教学的完善设施和设备，每年接待来校参观交流的社会各界人士超过5000人次。学校办学质量和社会效益不断提升。近年来获得的荣誉有“广东省一级学校”、“国家绿色学校”、“全国青少年体育训练基地”、“广东省十佳民办中学”、“汕尾市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汕尾市先进职工之家”、“汕尾市高考进步单位”、“汕尾市高考优秀单位”等。2012年4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评估专家组验收通过为“广东省普通高中教学水平优秀学校”，同年10月获得汕尾市教育局颁发的“高考优胜奖”。

学校将始终坚持扶贫助学的办学特色，秉承“为民办、奉献社会、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和“面向全体、尊重个性；合作探究、德才并举”的教学理念，坚定“以法治校、以德立校、以情兴校”的办学思路，在新的起点上以更加饱满的教育热情，更加务实的办学作风，谱写出更加出彩的育人篇章，使仁荣中学成为让社会更加满意、让家长更加放心、让学生更加自豪的汕尾教育新高地！



编辑说明

一、多年来人们对陈炯明与粤军的历史研究，撰写了不少文章。为纪念陈炯明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我们编印了《陈炯明学术研讨文章选辑》，供读者阅读与收藏。

二、凡编入的文章，均按原文刊印。仅对个别地方作些修改。

三、本文集分二辑。第一辑选录2010年海丰县陈炯明学术研究座谈会专家学者论文。第二辑选录近年来纪念陈炯明先生的诗词、文章。

四、因我们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教正，谢谢！

编辑部

2013年9月

陈炯明学术研究座谈会

致 辞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教授，各位嘉宾：

今天，省内外众多饮誉海内外的杰出精英莅临海丰，参加陈炯明学术研究座谈会，这是时代的造化，海丰的福气。我谨代表海丰县陈炯明学术研究会欢迎各位莅会表示热烈欢迎并致衷心感谢。

陈炯明是近代著名领袖人物。他与同时代的其他杰出人物共同创造了近代的辉煌文明。这是中华民族的珍贵财富。今天，大家欢聚一堂，客观研究历史，正确评价陈炯明，对于修正和丰富、充实中国近代历史，将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和积极作用。

我是后学晚辈，能有机会拜读各位前辈对陈炯明研究的精湛文章，聆听各位精彩绝伦的发言，深感荣幸。

海丰是陈炯明的故乡，作为海丰人，我为海丰能走出陈炯明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倍感自豪，也为海丰对陈炯明学术研究落后于时代要求而自感惭愧。各位领导、专家、学者、教授的热忱投入，对海丰更进一步开展陈炯明学术研究是一种鞭策和鼓励。我们坚信，通过这次的学术交流，定能将陈炯明研究推向新的水平。

祝座谈会圆满成功。祝各位健康长寿，家庭幸福。

谢谢各位！

汕尾市海丰县仁荣集团有限公司
汕尾市海丰县仁荣中学董事长
陈炯明学术研究会副会长

陈介仁

2010年1月13日

目 录

欢迎辞·····	陈介仁
1. 陈炯明研究管窥（提纲）·····	袁伟时（1）
2. 陈炯明治下的教育事业——以闽南和岭南大学为例·····	赵立人（4）
3. 二陈（炯明·独秀）交往述略（论稿纲要）·····	李吉奎（6）
4. 陈独秀陈炯明关系浅释·····	曾庆榴（8）
5. 陈炯明与严禁赌博·····	成晓军（17）
6. 陈炯明先生与粤军·····	陈予欢（21）
7. 陈炯明的教育观述评·····	吴映萍 利蕙芳（49）
8. 陈炯明的实业观述评·····	曾蔚阳（55）
9. 析孙中山与陈炯明对国家结构形式的不同选择·····	王业兴（63）
10. 钟荣光与陈炯明的交往·····	余齐昭（68）
11. 丘逢甲与陈炯明·····	丘立才（74）
12. 陈炯明是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伟大斗士·····	欧玉阳（79）
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国现代化及其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标志·····	（90）
13.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政治思潮与洪门致公党的“改堂为党”·····	陈昌福（91）
清末新政·谘议局·陈炯明·····	陈昌福（107）
14. 陈炯明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实践者·····	叶曙明（118）
15. 从会党向政党的转变——致公党历史研究·····	范永艳（124）
16. 学术争鸣乃科学之正途——评《历有争议的陈炯明》·····	王 杰（129）
17. 戊戌维新与联省自治·····	陈定炎（135）
18. 钜著：《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新书发布会发言·····	李龙镛（142）
19. 向正统史观发出有力挑战——《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的观后感·····	牛大勇（152）
20. 二十年代早期潮汕地区五一节纪念活动与社会主义宣传的新史料·····	江中孝（154）
21. 陈炯明两篇佚文介略兼评陈炯明史料发掘·····	张金超（158）

22. 陈炯明与民初广东教育（提纲）·····陈志雄（164）
23. 历史的公道何在？·····鄢烈山（166）
24. 造谣诬蔑从娘胎骂起——《陈炯明叛国史》读后·····陈朗星（170）
25. 将军夫人的眼睛是哭瞎的——记陈炯明与黄娥的爱情·····陈朗星 陈赛枝（173）

陈炯明研究管窥（提纲）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

陈炯明是研究民国历史绕不过去的人物。对他的研究迄今留下不少空白和争议。改革开放以后，史学逐步回归理性、客观，但在陈炯明研究领域，却是进展和惰性并存，而惰性特别顽强。我们既看到段云章、沈晓敏教授编著的《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客观地介绍不同观点和史料，也有以张海鹏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辽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为代表，因袭人民共和国主流史学谴责陈炯明“叛变”的叙事。观点歧异是学术常态：各种观点都应该尊重，让时间去冲刷，由读者去辨别。

本文拟就陈炯明研究的若干问题发表一些管见。

（1）陈炯明出现在南粤政治、军事舞台带来什么信息？

陈炯明辛亥革命前后在南粤崭露头角，扮演多种角色，在他涉及的领域都有出色表现。

辛亥革命前，他的主要身份是1909年10月14日成立的广东省諮议局的议员。经过全局议员94人（一人缺席）互选，他当选为19位常驻议员之一和法律审查会会长。

辛亥革命后，从都督、粤军总司令到省长，担任广东省主要领导人好几年。

辛亥革命后各省的主要领导人通常由当地著名的革命党人出任，体现出民众对革命的厚望。

陈炯明浮出水面，既是对他的参与革命的业绩的肯定，也意味着20世纪初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和废除科举的成功。他是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没有到过国外留学，但是无论在清末以民间立场参政或办学、办报，还是辛亥革命后建立新政权、管理地方，都是朝着民生、共和方向努力的。鸦片战争后输入现代思想文化，推动了士大夫阶层的观念变革，出现了魏源、王韬、郑观应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新的知识群体。其中除王韬外，成名前都没有到过外国，固有文化掺入新的元素，培植出与传统士大夫有很大差别的知识人。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巩固、发展了这些成果，与留学归来的知识人互动和融合，促进中国文化巨变。

陈炯明叱咤风云，敢于反对“伟人”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又是民国初年思想文化环境比较自由的侧影。

（2）“联省自治”失败与中国之命运。

孙文和陈炯明的矛盾是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之争。就20世纪上半叶而言，联邦制——“联省自治”是统一和发展中国最好的道路。

“6·16”事件和后来的发展当然是叶举统率的粤军和陈炯明“叛离”孙文和国民党，但是，历史学家不是孙文和国民党的代理人，不能以孙文和国民党的立场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国家、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才是评述史事的基础。

把孙文的对立面一概说成是“封建军阀”或帝国主义代理人是不慎重的。把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说成是这个那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孙文比他们高尚和正确，目前都缺乏足够的证据。

蒋介石执政后的“安内”方针，不仅在处理与共产党的关系上是失败的，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上也是错误的，留下极其恶劣的后果。究其实质就是蒋介石以我为中心的专制统一与联邦共和的制度之争。

（3）历史歪曲的由来与教训。

近代中国把历史作为政治工具，是革命党人开其端的。例如，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把太平天国描绘为“君臣则以兄弟平等，男女则以官位平权，凡举国政戎机，去专制独权，必集君臣会议。复除锢闭陋习，首与欧美大国遣使通商，文明灿然，规模大备。视泰西文明政体，又宁多让乎！”不管其动机如何，完全是歪曲历史为现实服务。

其登峰造极之作是上一世纪20年代出版的《陈炯明叛国史》。用香港学者吴伦霓霞、余炎光教授的话来说，这部书“控告、夸张、张冠李戴之处甚多”，“讥讽、谩骂、诋毁的文字，几乎是贯通全书。这实在不像一本历史书籍，说它是一本服务于当时政治需要的宣传资料，似更加合适”。不幸，此书的恶劣影响至今没有肃清。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

第一，为建立和巩固专制统治造神。

第二，背离评论古今人物的根本。

第三，后人急于为先人洗刷罪名。个别文人甘愿“受人钱财，替人消灾”。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为了纠正这些歪风，几十年来，许多学人历尽艰辛作出出色

的成绩。

首要的功劳应该归于陈炯明先生的哲嗣、已故的陈定炎教授。1985年李敖写过《孙中山蒋介石逼反老同志——替陈炯明翻翻案》，但真正奠定陈炯明研究坚实基础的是陈定炎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各系统收集的2800多页100多万字材料，编成上下两册《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李敖出版社1995年台北）。

第二是广东省档案馆林忠佳研究员等人组成的汕尾市人物研究办公室费时多年收集编纂了六册320多万字的《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1994年内部印行）。

在以上两项成果的基础上，中山大学段云章教授和中山图书馆倪俊明研究员又查阅报刊、收集佚文，增补几百件资料，编成《陈炯明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陈炯明集》（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仅增订本就增补了200余件佚文。

他们筚路蓝缕在中国大陆开创了近代中国研究的一个新境界，反对革命领袖的人物和事情：也应恢复其本来面目，有关的资料也可以出版。

这些资料在大陆编辑出版是有风险和阻力的，有识之士的支持化解了难题。中共汕尾市委书记彭禹贤先生在《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上毅然写上：“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他的勇敢担当与上述诸位先生的努力一样，都值得人们肃然起敬。《陈炯明集》的出版是得到已故陈锡祺、陈胜辨教授和张磊教授等等一批学者签名推荐才得到批准的。

这是不是不足为训的“翻案”？学术从来不承认永恒的结论，应该追问的仅是新的论断有没有足够的论据。“毋曲学阿世”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伟人”的言行是不是可以免受追究？学术领域没有这样的特区。

如果大胆探讨“伟人”的得失，是不是不顾大局？正因为要为中国现代化和民主、法治的大局寻求历史鉴戒，许多史家才自讨苦吃，揭示历史真相。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是陈炯明家乡有关的文物(如将军府)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在李鸿章、蒋介石、阎锡山甚至马步芳等等的故居都得到良好保护的年代，这是对广东文化的羞辱。

2008年3月31日

参考文献：

1. 黄世仲：《洪秀全演义》自序，转引自郭天祥：《黄世仲年谱长编》第2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
2. 吴伦霓霞、余炎光：〈对评价陈炯明的一些重要史料的剖分析〉，《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陈炯明治下的教育事业

——以闽南和岭南大学为例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赵立人

1919年，正全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努力开拓新式教育的陈炯明邀请岭南学校副监督（副校长）钟荣光赴其当时有“闽南的俄罗斯”、“模范小中国”之称的根据地漳州，任国民教育高等顾问。1919年8月，上海《申报》的记者到漳州采访陈炯明时，他说：“余以为救中国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不为功”。陈炯明一直谋求在华南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当时粤军驻屯闽南，受到窃据广州的桂系军阀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军阀的压迫，经济十分困难，但他仍表示粤军愿意节衣缩食，筹集5万元，作为筹办西南大学的经费，希望能带动西南其他各省。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县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在聘请钟荣光为国民教育高等顾问的同时，陈炯明还任命梁冰弦为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校。陈炯明不惜经费，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校。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了闽南护法区的教育：“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1920年4月13日再报

道：“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1920年，刚刚回到广州，兼任广东省长的陈炯明马上礼聘陈独秀来广东主持教育，厉行革新，广东的教育进入兴盛时期。是年，岭南学校向省港热心教育人士十人各募万元，建“十友堂”，并获广东省政府拨款资助成立农学院。

“政府拟组织广东大学，一时未就。以岭南农科办理多年，因力助其发展、促其建成农科大学、改进南中国农务。其办法于岭南董事局（中西合组）之外，另组一岭南农科董事局（俱中国人）完全负管理及维持之责。1921年，在陈炯明、陈独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由华人自行负责的岭南学校农学院成立，由华人组成的独立的农学院董事会亦正式成立，马应彪、李煜堂、钱树芬、陈廉伯等五人当选董事。农学院的成立对于学校自身的建设和广东省农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使农学院有更多的土地进行农业科学实验，钟荣光拟收用毗邻坟地三千余穴以建农林实验场，经省农业厅的协助，交涉成功，获得新农地900余亩。尽管财政拮据，陈炯明应允拨给30万元作为开办农科大学的设备经费，并答应自

1921年起,每年提供10万元的经常费。“此等伟大计划,经费预算二百六十万。政府担任三十万,已交十万”。1922年,陈炯明被免职,旋再起,1923年初终被迫退出广州,政府继续资助遂成泡影。

参考资料

- 1.《申报》1919年8月17日。
- 2.民国时期“西南”一语不仅仅以方位界定,也以政治形势为分野,因此所谓“西南”往往包括广东。
- 3.《岭南大学年鉴》,1925年。
- 4.《钟荣光监督在美国芝城青年会演说词》,载高冠夫编辑:《南大同学消息》,第1辑 1924年9月。

赵立人,广东省社科教授,广东学界最早呼吁正确评价陈炯明学者之一,著有:《客观评价陈炯明》、《学术研究》(1999年第3期);《护法运动中的孙中山与陈炯明》、《孙中山与大元帅府》(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现场史鉴:还原真实的陈炯明》(笔名狄劳杰),《羊城晚报》2003年10月17日)等文章。

二陈（炯明·独秀）交往述略（论纲）

中山大学历史教授 李吉奎

1921年，陈独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创党总书记。1925年，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陈炯明任创党总理，迄其去世。二陈恐未料及，后此数十年，几经曲折，两党分别成为中国执政党与参政党。

二陈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曾是风云人物。在晚清岁月，他们受过传统文化熏陶，俱获秀才资格。陈炯明乃广东法政学堂最优等生毕业，陈独秀则由皖赴浙，在杭州求是书院接受新式教育。独秀曾赴日留学，初沾洋气；炯明则通过劬学粗通英法语言文字。在救亡图存关头，天南地北，二陈投身反清革命，分别加入同盟会与岳王会，成为同一战线的战友。光复以后，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顾问；炯明则任广东副都督、代督、都督，成为民国建立后第一批地方政府高级官员，风云际会，头角峥嵘。

人心思安，“二次革命”得不到国民的支持，不久旋踵而败。二陈均遭缉捕，不得不远走他乡。孙文毁党建党，不获多数认同。持异议者在东京另组欧事研究会，其喉舌为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独秀助章任编辑（二人均未入会）。陈炯明则在新加坡与同志设立中华水利社。这两个团体反袁宗旨相同，遥奉身在美国的黄兴为精神领袖，与孙文分途。

袁世凯既死，本应国运更新，乘时图强，不幸南北武人、政客、官僚日事作乱。国家分裂，

政象陆离，烽火不熄，国无宁日。此时，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成立不久即易名《新青年》），高张民主、科学大旗，抨击旧礼教，宣传新思想，发聋振聩，冲决愚昧固陋，引发新文化运动。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更凭藉此一平台，大施拳脚。俄国革命后，独秀与李大钊等先进份子积极研究、宣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1921年，中共应运诞生，中国历史也由此翻开新篇。1917年的“护法战争”使陈炯明恢复与孙文的关系。1918至1920年，两年多时间，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据有以漳州为中心的闽西南廿余县。他在漳州进行改革，与俄人联络，讲求社会主义。他创办《闽星》杂志，亲自推行白话文与新文化运动。他向日、法、美等国派遣留学生，支持创办中法大学，实施新式教育，并拟请陈独秀来漳任教育局长（未果）。炯明还计划创办西南大学，敦聘独秀办理其事。1920年2月，独秀在北京被捕，炯明以专电致北京当局，谓“西南派陈独秀襄办学务，请查释保护出京。”但办学之事，终因形格势禁，此议旋息。此为有史可稽二陈互通声气之始。

1920年10月援闽粤军返粤后，陈炯明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长。既主持省局，即广州设市，厉行禁赌，城乡建设，种种计划，欲大有作为。主政之初，炯明邀请陈独秀来广州，任为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统筹、管理全省教育事宜。独秀既就任，因大力兴革，遭致地方诸种恶势力攻击。独秀不安于位，且7月间已受任中共领袖（他因在广州，未出席“一大”），职责不宜久旷，故炯明虽极力支持保护，独秀仍于1921年9月离粤返沪。炯明之教育计划由此受毁灭性打击，广东大学亦莫由成立。剩下的，仅有二陈所支持的《广东群报》，暂时尚在发声。

新时期变相“督抚同城”的吊诡政局，使广东局面异常恶劣，导致数年间广东有如兵匪世界。孙陈政见异趣，无可调和。炯明以事无可为，且孙文已褫其省长、总司令职，乃返惠州。1922年4月底，来广州开会的陈独秀，由陈公博陪同，往惠州会见炯明。据载，独秀促炯明与孙文和好，甚至劝其加入中共。事不谐。六月十六日，陈部将领叶举熊略等人决策发动驱孙之变发生。覆水难收，孙陈正式决裂。因中共为共产国

际之支部，孙文既联俄容共，独秀别无选择。今日可得而观者，独秀撰文抨击炯明，化友为敌，义正辞严，连篇累牍，洋洋大观。

人世沧桑，此后十余年间，二陈先后潦倒以终，身后萧条。命运乖舛，殊途同归。污水满身，莫可言喻。所谓青史云云者，尚俟之河清（按炯明挽孙文联，有“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句，此指）。历史人物盖棺不能定论，岂止智者疑惑，斯亦治史者之羞。“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信然。

（2009年12月12日稿）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发表《1923-1924年孙陈调和问题研究》等多篇论文，出版《孙中山与日本》等多部专著）

陈独秀陈炯明关系浅释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曾庆榴

陈独秀与陈炯明的关系，是史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但因种种原因，二陈双方的史料及有关著述，对这一点的叙述却不够充分。本文仅就现有的资料作点粗线条的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识者。

一、陈独秀与陈炯明的关系源于“研讨”社会主义

1920年，陈独秀从北京移居上海，从事宣传及创党活动，而陈炯明正率粤军驻福建漳州，经营闽南护法区。二陈的信息交往，应当是从这时开始的。什么是他们建立联系的因缘呢？

陈炯明率兵入闽，始于1918年的夏天。他在闽南悉心整顿部队，拆城修路，筑堤治河，禁烟（鸦片）禁赌，不但处处表现出有所作为的样子，而且以“社会主义者”自居，有意将闽南护法区，搞成社会主义的“试验区”。陈炯明致信孙中山说：“现着手各属交通，计明年可得二百里之马路，驶行汽车，并施行劳动教育，使劳动界皆识字，思想可变迁，然后图社会主义之实现亦非难事”。^①当时的漳州，也被世人看作是在搞“社会主义”。有一篇题为《游漳见闻录》的文

章写道：“从他们（指在漳州出版的《闽星报》及《闽星》半周刊）的言论看来，很象是传播社会主义的。有人告诉我说，漳州是闽南的俄罗斯”。^②漳州不但是当时政治、文化名人如吴稚晖、李石曾、胡汉民等争相造访之地，而且引起了苏俄使者的注意，1920年4月，俄人波达波夫（化名路博）曾专程到漳州考察。当时居住上海、并热衷于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陈独秀，对陈炯明的上述活动，不可能不予以相当的关注。

早在1920年2月17日，为邀集国内教育界人士筹建西南大学，陈炯明曾经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切实保护陈君（独秀）赴沪，以便借重筹议。”^③这说明陈炯明是十分看重陈独秀的。在此前后，二陈已经互通书信。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戴季陶）曾向我盛赞陈炯明，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将军。陈炯明那时任粤军总司令，驻在闽南的漳州、长汀一带，这位将军仰慕新文化，爱谈社会主义，因与在上海的戴季陶、陈独秀等人经常通信研讨”。可见二陈之间，未谋面已有书信的来往。而他们交往的动因，不在别的方面，正在于对社会主义问题的

注：①陈炯明：《致孙中山函》，1919年12月5日，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②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1920年5月1日，

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0页。

③《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期。转引自任建树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

“研讨”。张国焘的回忆录还写道：“戴季陶曾强调指出，陈将军的驻防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都可试办。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在那里办”。^①

陈炯明为开辟闽南工作的新局面，引进了大批新派人物。他不但将朱执信这些人作为他的重要助手置诸身旁，而且将他在广州晦鸣学社时的“旧人”梁冰弦等人，也招至漳州工作。梁冰弦，又名弹指，狮山，后来发表文章自署“海隅孤客”，是一位信奉安那其主义（Anarchism，即无政府主义）的活跃人物。梁冰弦过去参加过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刘思复创办的晦鸣学社，五四时在广州创办《民风》杂志，而陈炯明也追随过刘思复，曾经是刘思复的暗杀团的成员之一。他们的所谓的“旧人”关系，即根源于此。梁冰弦到漳州，使陈炯明与陈独秀的关系，更往前走了一步。

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酝酿成立时，曾出现过名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这是一个在俄国人斯脱洛米斯基的推动之下成立起来的、

以陈独秀为领导者的松散团体。^② 当上海“社会主义者同盟”成立后，梁冰弦等人在广州也相应搞起了个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梁冰弦在《解放别录》中写道：“其时梁氏在穗垣方与军政府的司法部长徐谦，参谋本部次长戴立夫，四川督军熊克武代表吴玉章及好些直鲁豫滇桂籍之非常国会议员，积极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发展”。^③ 接到陈炯明的邀请之后，梁冰弦与华南同盟盟员经过协议，认为“无妨将华南中心移于漳州”。梁冰弦、刘石心等遂与一批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及排印技工，并带着一堆印刷器材到了漳州。他们在漳州产生创办了《闽星报》和《闽星》半周刊，陈炯明亲为《闽星》写了充满激情的发刊词。梁冰弦并参与接待到漳州考察的俄国人V氏（即化名为路博的波达波夫）。出版事业略为就绪，陈炯明即分其注意点于教育方面。这时，梁冰弦向陈炯明提出建议，增设闽南护法区教育局，以司教育行政，使教育局与财政局、工务局并列，直辖于总部。朱执信赞同其议，陈炯明即据以实施，并要梁冰弦任局长。而梁氏却主张请“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发起者陈独秀来承

注：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②斯脱洛米斯基的名字，最早出现在梁冰弦（海隅孤客）1951年在香港发表的《解放别录》一文中。郑佩刚1964年接受广东党史工作者的访问时，说到在上海陈独秀的家中召开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的，是“俄人Stromisky”。郑氏这篇访问记录，在《“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一书中被写成“俄人Slromisky”，在《“一大”前后》（二）中被写成“俄人Slvomisky”。李继峰等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袁振英传》则写成“俄人Stumisky”。经与笔者收藏的、陈登才记录整理、经郑佩刚审阅的《访问郑佩刚先生的记录》核对，可知原本的写法是“俄人Stromisky”。而斯脱洛米斯基正是

Stromisky的中文音译。由此可以确定梁冰弦、郑佩刚二人的回忆是互相吻合的。有的学者认为，斯脱洛米斯基就是魏金斯基（如胡庆云的《何谓社会主义者同盟》），但按梁冰弦的说法，斯脱洛米斯基是早于魏金斯基而来到中国的一位俄国人。

③海隅孤客：《解放别录》[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2页。吴玉章后来是著名的共产党员，而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徐谦在上海参与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一些活动；戴立夫，又名戴任，1922年5月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并在黄埔军校工作过。这几个人与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关系，尚须进一步查证。